



唐賢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十三 摠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徵發

上崔相公書

西山張僕射書

上韋右丞書

吳田將軍書

移陸司勳沔書

與李渤拾遺書

移成均博士書

與孫顏上人書

附鳴列國上李門下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忿恚

與吏部孫員外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
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
以為明哲之法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
路鑄生入鼓簧群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
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

賈育無王子成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
而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
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
旬朔豈天地無其人耶將相公有所待耶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
方有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為也此亦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
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
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宴遊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
以諂諂進或以身雖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
北虜居慢西戎猖獗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壩可田運漕可罷相
公豈獨責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旋鉞而出
鎮乎生人可憐勳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百十之宵臆姑為躊躇天
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臣聞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
不違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九筴湯其若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
以強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
仞然後功成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之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
天地之心與人不同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
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
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
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進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
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
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
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朝竊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
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

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擇正者
而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下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
韓愈具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
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
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
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其人同有其言而不行
其所以言與與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
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
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大閣下之車
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取象手而指以爲提持
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即先天而天弗違
則其白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
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
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

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也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
平津之客耶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耶此三者在閣
下所睹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方固多然其下有柱
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
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又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
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扛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
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系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
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高鑄其此豈
謂道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耶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
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
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
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固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
下之規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
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居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
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

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
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其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磨幢節符佩黃金印者
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
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其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
且物禁之成昔者周公以聖王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土幼小不忍
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還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
亦聖哉故范蠡留笑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
從擒諸法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
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
漢烈土封王子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趙一旦蜚言破疑
卒為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下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
呂而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
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瓊為龍出為相為文且公召
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為臣者辛勤數千萬言
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二三人其滿當罷戀戀不欲去
豈非觀其利耶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七權殺生柄一不覺火火燠更
變歌里侍兒併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
能鑽其內且豈不願留之耶顧其勢不可是去故堯讓天下而長
有天下孫以教不悔去者三願將軍也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接鄒
陽之策田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去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
郭馬李高數敗之事誓叔放二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
起踵以擊秦其位受言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
審理必然今其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
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拒

月日歐陽拒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
一脫使貞者如貞而後蕩亦百人之笑一人耶嗚呼一之笑百白
者有比取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

下少垂聽覽。桓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過一
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
後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
為郎閣下，俟俟而來，桓謂斯來也，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
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耶？四夷之患皆
平矣，無有策耶？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耶？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
耶？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劫耶？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耶？天下之無
屈者不可伸耶？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耶？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
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
徒鼓動以知郎，後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
且一之於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生矣。閣下欲何比焉？大名
利之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桓謂閣下今之為不及昔時，
不為明矣。且逢胡不掛冠，孰有萌耶？孫奕不漱石，孰有楚耶？閣下
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即也。後達
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此所謂為郎不若不為

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
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
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勝景山川如繡，鱸膾莼羹
放歌長嘯，夫如是，求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和再拜。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
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瞻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
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為蒼生起實，一
代之孤風，二年之曠路，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
守宣池，路出瀍洛，眺高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
飢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
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諫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為意，
非特能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溢
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
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

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效天子之命
豈孔氏之徒歟馬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
如群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得以為榮
失以為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
下豈不欲矯弃流俗獨為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
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
山門未果聖去難進道道為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
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
不具廬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而可偷
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寢移其化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序
以心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世公高訓深必誦禮以延之越
爵以貴之俾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
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便於漢其誦禮越爵又

甚於世而未究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贊
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刑乎
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
玄造玄造之人苟不得行胡即又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
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
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
觀其微言鈇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
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坐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
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請音法釋其法為事吾是視太學又足
為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闡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洗洗
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絕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愧其道處於職者不隨其業乎否則而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
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
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
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

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
定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
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瑪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相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
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
而智用不極然常薄利以窮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
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
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
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
鑿其業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飢亞之悞學為黃金鍛且已困矣上
人無乃襲飢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

上李季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途之艱隊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
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噴
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蒼
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
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
遇至而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
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其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
阨窮躡項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噴
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
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乃閣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
其實切無心自度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
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其自得非之
由致諉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祇益為瀆伏惟閣
下念墜者之至矣錫鳥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
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
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
戰汗墮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
 易曰書且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述其微辭隱
 乎情非言無以筮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
 刃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感書輟
 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
 布腹心瀝肝膽庶大惟多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侍察焉
 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全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
 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詎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
 於卑位善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
 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勳况瑀入幕則高謝都超夫
 耳聃攻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
 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以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
 主晉陪驛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不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遂
 巡以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

故履食麥相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朋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
 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節乎况屬蜀天倫之喪奄踰
 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
 言亦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哉耳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
 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扣心以求歸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
 弃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
 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負貧賤惡榮華歟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
 有不得已之行哉僕可乞沒為心膺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
 公以驅馳內志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
 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
 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
 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
 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
 錫道類協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

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由君斥下前者不識事機紆宋章龍衣儒衣以麻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五口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系實口之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活賢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駟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立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才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蠱之為毒也由是說言塞路臣之內幾為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百子魯晉信陵齊各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知楚故也不然楚相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是為固俾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絃琴調轡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

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弃臣如脫故疑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弃臣耶臣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慰死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知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方有異相君擇焉自重務為公正光融天下嚮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汾冒熊繆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文武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王伯臣之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到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鬪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為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為

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斬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觸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為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斬尚之口強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為楚斬方城雖高不為楚險相君惟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存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寔為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斯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此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負外書

陳章甫

某扣頭伏地上書吏部負外孫公階咫尺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

聞之部檢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能勿非乎但僕一卧高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弃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頂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目垂見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前古人應所多見至如傳說無姓殷白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為相張良報館變名姓而士漢祖因之實員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拔賢者不以小瑕弃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傳辱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群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何為謹案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為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群吏獻賢能之書于主王再拜而受之宜于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

故也公爲官擇才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
降蒲輪東帛卑辭厚禮猶玃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駭放此所謂
媿賢也若將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
也鞭笞自悔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太子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
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事君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悒快憤
薄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
宮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
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祭弧蓬矢射于
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
溟海且知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上澤逐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
招妻以孫女便憇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共東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
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
中友人吳拍南同游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動哭若喪天倫

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賊守不動
遂殲殪於湖側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存白雲立持刃躬甲洗削裹
骨徒步屐之而趨寢與携持無輟身手遂正公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
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具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
東嶺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
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
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
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
力未成可見車車之骨若君之以學可以相如比有也四海明識具知此
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慕之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
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
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
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雁馬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
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各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

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紗所在之處負
各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裝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
馬得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
下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鄭國時惟
清哉稜威雄雄一憎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
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使何
圖謗言忽生衆口攢設將恐投行下安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
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
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昇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
竄海轉死盡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
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且可鞭撻箠越以立威名相
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壯
白必能使精誠動不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
不許而以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人秦海一觀國風求
許君侯黃鶴舉矣向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一命附物九首

吳興姚

鉉

箕

切磻

別令狐拾遺書

岑崔之立書

重與陸賓虞書

與陶進士書

答侯高第二書

規誦

寄從弟正辭書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寄諸弟砥石命附

諭

諭江陵耆老書

別令狐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云後憊然不治今早垂
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援卒然於稠人中
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
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
天地耳錯行雜居蟄執戩戩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
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

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
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
韋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
者惡焉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
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頽然
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
之所樂而又甚懼五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
之曰擯置譏誚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
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
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直手搔鼻敲而嗾噉人之灼痕為癩者
市道何肯如此輩耶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
曰其贏若干丙曰呈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五呈索之既
與之則欲其番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女伏臘相見有贅
男女嫁娶有閨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貽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
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

身欲其番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女益敬伏臘相見
贅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
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馮手而逐之
託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西而不可信者此豈可與此
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守其時之與與
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
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為古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
之曰善相宜前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
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
子屬之耶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善教為在
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
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
尚如此況他全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拯死不相販賣哉細
而繹之真今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
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百豈斷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

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
用意其他復何去去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
婦耳商隱再拜

答立之崔公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
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
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接援古昔辭義
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
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向子不以
文天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及人事
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
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
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
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

老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
私府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
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而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
於俳優者之辭顏怛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就書
所謂取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
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
之士若石季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
乃不自進而已且設使與天今之善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
其辰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
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
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
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不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
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
則足不以為疾且無使勃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

者豈吉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用足下無為我戒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布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用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賈賡書

劉軻

別韶別韶 渝時雖遊麴讒賞不接然予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西而東出淮浮二公洄數千里女得不悒悒西望耶比予在羗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刃不酸

鼻出涕為吾友之思耶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并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馬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有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耶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焉有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耶夫毋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屈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耶豈盡為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尋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崗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為凡慢無執者所窺見且又厚紙

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空山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誦非性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鞅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恠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如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巷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真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指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總直進曰李商隱者二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真與假策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呂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譙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出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人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耶玃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意長各放耳尋復放與曹主求尉于魏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某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水夷農牧會令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汲汲疲瘁低慢且然至於文章句愈怙息不敢驚焉

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具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奉筆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者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麗谿襟抱始以往來畚畚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拍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訖孰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二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聞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拍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悵悵九月三日弘農尉李其頌首

荅侯高第二書

李季朝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

下之可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闕之者將以明吾道也五之謂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耳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道何所出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片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五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圍于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于陳祭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了正已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書何為乎此子路對

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大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入也皆以柔氣汗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王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不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不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去去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

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
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
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
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感於近代
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
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
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矣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
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
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
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
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
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爲哉
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
樂言吾道之去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
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
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
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踈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
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
省長幼每旦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
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曰出高眠爭覽盤哭荷曹有此儀可爲歎息
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
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翔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
又曰將翔將翔弋鳥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朝
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陵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群
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嗚呼汝等當學讀詩禮論

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惟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京西市帽行乃無惟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頰巾覆頭悅向有帷帽異幕離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工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下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以翁告崔氏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書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嘗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條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斬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君之心於肯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綠水色長不滿尺闊有半之試以手磨理甚

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携入城問於切瑨工以爲可爲砥石遂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其貌歸如其言果觀變化蒼慘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耳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銜利苟斲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銜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龍其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鸞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志弃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剝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常觀故輩趣鄉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缺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

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為投刺率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
全耗且欲書此為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騎
歸去遂寘具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
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吾為守固窮之節慎臨財
之苟積習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
欲三者不貽砥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不也則嚮之所
謂切金涵星之用又此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
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右之義也因書為
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劔之鏑砥之而光人之名砥
之而揚砥乎砥乎為吾之師乎仲考季考無墜吾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琬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
墳墓直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饗請耆老
不忘其耆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慓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
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志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所以破
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
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者乎如享其饗而虛其報則江陵知
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
有其饗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
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為无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
習讎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遠
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
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
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文粹卷第九十一

序甲

吳興姚

鉉纂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大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鄭臣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張詠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詠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

相許國文憲公蘇頲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俗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

基茲自長發禘宋正考述其典在駟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
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
不通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
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王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
感物造端滋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
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
江山之氣轉轅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
生矣公四代相明公卿崇構海域悵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
導源錫胤之慶克家承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
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雖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
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詠未常輟轍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
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大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海
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晉生之與是時吏部侍郎馬載
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諸名
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書有

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迹不錯一字其
敏晤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
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脩文
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婦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
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
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今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
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
神無滯用惟深也恂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
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
弄錦書有亡篋文稱陸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
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
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群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
至乃緒發而官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
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
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嶽然之石繫絃間發縹彩相輝歌奏而

白雪逐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爲 超陳而已若乃
天言煥發上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
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
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與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
川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
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憎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
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侯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
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
府以示來衷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
同風其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
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闕屢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
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
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之歌之成聲然後夾於人心人心安

以樂播爲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粗在音則煩
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
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
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
集二十卷其美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
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誦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
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大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
內殿實數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
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
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度工以成
邦教載直筆以脩唐書命之不勳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
宸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
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
吾子辭直蓋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
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

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啟
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
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
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
一歲以至大病啓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
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爲君子
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
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摠志氣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
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
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于紀故
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
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

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道
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
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教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
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
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博史升公堂輿之君子多爲之譔錄大較
以同入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
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
又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
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害若楷
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鑿大倫地也及公
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
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孺癘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
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
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
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官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法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既別鎰以泉貨數萬為壽白願以此奉大夫入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由盡事情中於機會蒼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百痛自引過以感人心

昔禹湯以罪已教興堯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一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立殺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實蓋亦資人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季抱負來朝奏曰陛下在在時山東士亦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反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公未嘗有過艱難處從行在輒隨咨沃謨獻特所親信有時諫語不以公短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一夜次館召公至法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平親王皆賀祝公解職內四省母晝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之乏丁丑早夫人夏姜氏職持喪於路遣人護漂躡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贈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交善韋令四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親見之曰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實深忌疾故緩之員

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威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沈苟且自愛
事有不可必詳之一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女
使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吾所學不恤其位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
具在德宗實錄又嘗察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
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
齡以姦回得幸害時害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
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至
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
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
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敢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
怒不可測賴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
歲路負贄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諱不著書唯
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千綫永貞初與鄭餘慶

陽誠同德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權古揚金
姓文思敷之為文詰伸之為典謨俾獮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
制詰集一十卷贄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
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贄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冷而
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
奏議七卷贄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
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
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
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
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
之曰道雖自我引之在人非虫蝗竟天農耒不能善稼奔車覆轍
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
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
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

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
今以類類從科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
子覽公制作效之為士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文章就
傳以及考終命解巾登仕以及鈞衡師保浩次必於文視聽必於
文章章皆自書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如河東注
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重考數品藻之柄然化成輔
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
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己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理
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成為淮南江西從事
時晉記室之任屬辭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為
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在九年
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
則察才能敘管業分別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溫厚

員王者之言公昔自集為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
楊公暹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十七方狀隨意所屬由定龍
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動靜交大之業不
為利疚不以美廢本平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伏非
以德爵齒位而致之員元中奉詔考定賢良學士昇名于
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為鳳杞梓舉集其
登輔相之位者前後一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
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鑿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
耶憲宗皇帝忽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
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瘳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
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幽浹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
戴玉立冰潔无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
發跡門館儀曹口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白舍人瑒不幸短命
其嗣子憲江奉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波注寧而
藉用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自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執事散行人間取
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
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
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
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隋西牛公
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
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
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
裔孫後周逍遙公魯之六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
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
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通天人之際遂擢曆數明天官窮性
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
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去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文
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入望所在上方用威武
以勸警不庭宿兵邊又韋丞相貴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
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交權敦詩為相徵拜
戶部郎中至闕不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
召入翰林充侍講李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
萊池延門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三下編優詔答之賜以垂紫尋
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脩撰長慶四年春敬宗
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正檢聞其德尤所鈔倚內署故事與
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學士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
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策用其班次且不竄二於訓辭至是上
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
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直拜百官貳卿由是內
庭辭臣无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立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之富有
春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老舅龜寶曆季年宮壺問一女生
變人情大駭雖鼎臣无所判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群議聞然後公
一言而定戡難續服再維綱綱令 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時。顧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能允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責城社無。犯巖。郎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丹。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異辭。疾暴作。以朝服委也。同列白奏。措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辛。疊委。會暮。有輿至第。詰旦。以疾不起。聞贈。祿加常。禮後。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存。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錄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主人。需然如時。兩褒元老。論。功。巨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以能。其。氣似孔。入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于難。以推言。者其。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言不倖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曾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曾之悄然謂蕃曰。卿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卿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齋。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曾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怜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繡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其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邵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三。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詳多天子為之。縱委女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滯微滯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

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
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
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
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
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
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賦神度每形堦奏罷別承天曠帝亦講伊
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為蜀
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求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
之瑞焚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
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
朔修真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万方於是撰仁聖文武
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真金模聖
表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慶日月也公
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獲靈萬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嚴

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
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表具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大羊
遂潰流數具披袂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至公於是討北狄
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艱苦未平至是漁陽帥
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
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
神祇吐納嵩華當畫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
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
子因隴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
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雉渠
受戮祗公拒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皆倚山東豈可
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
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膺
齒貫懼因依不若乘於末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
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勳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脅

叔泚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筭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克竊上
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梟
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
義帥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之獲造周之邦瓜分具有堂備
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
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天破群議運籌
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
圍碁劫擄曹叅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兵浮
鄭刀万里來袁紹之頭靈二塚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
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莫二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
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賫越自絕域通于本
朝文畢伯士之胤呼韓鹿豕蝨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
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廻鵠之命五尉豎其之
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因將偃仰却石之符傲睨
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孽贖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才管既波

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
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
召武帳莫開公則疏于封章達於旒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
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調於後庭問子虛而嗟不同出
者論功較德耶歲在乙丑群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
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豸童誅
東江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懷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有定思
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山昆之謀鋪舒各實具
文來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
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
王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大子盡白王之
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
高手之醫藏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各之美作于大詔祈于昊
天始然一朝紹續无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
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碣軍機手敕凡兩帙二十卷甄署曰

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卯亞自左掖
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
集成書且守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端幾移
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陵俯邊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
焉夫全功難持大各難兼日赫於書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
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鏢
火走膏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
戎黠虜之爲患也如維邑咸秦者幾焉鮪就鳥不傳之以馳騁驛騶
不授之以塞爲者羽如雁能首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
冉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
殷宗邵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不龜書勳大以求未之多
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
霍光雖有動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已善爲文筆而不空嚴嚴自
是已降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清難
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終于厥躬慶是金德蓋四序之陽春

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

書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康哉之巨
周宣王脩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
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
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
發也司徒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
爲干櫓非道不處視主組猶梯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當時賢
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
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
陟壽春林交變反虜壤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徇
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而火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
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貞師泣于徐方就加六職端
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

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貴也智文之興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伐表丘隴銘器敘事放言誇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眞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擣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闕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編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一百三十篇承認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王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昇之大拜曰以是稱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稱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會貞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又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无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天臣以无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文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且雖漢稱班媛晉與言左嬪文章之道不

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
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
則九圍挾纒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旻罷散入耳
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
而意忠者忤惟窮究柔旨受誅撥善心志味九德之衢傾情六執之
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宸剪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
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
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君善靈察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
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
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澗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
空曲上聞天子求拔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
卷列之如左

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序乙 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文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唐刑部尚書致政公白居易文集序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

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
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語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
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
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
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
秀才第一少降由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主家出治方國入
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
方表率拜御中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
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執以待濯臨摯而不淑
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矣也始與計偕投小宗
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嚮三二十年周旋官業斯文
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閱多鉅
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
書誌三篇感槩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編
池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者曰先生碑美蕭文敘兩承相之倫或選

議作五君諫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真舉議其下
屬戒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弊端正觸類而長皆文
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
山鄧林凡木不植臨見公遺編者鬚髯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
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
者相延無虛日又况竒衰伎害崇黨蔽善公子斯時道未大光
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
趙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為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
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脩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
筮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
踈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
捧門中集錄有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

無一字能不誤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

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

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

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

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一士樂天

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

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拍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

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

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軸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

寄巴蜀江楚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覽作新詞自謂為元和

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

年間祭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

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

是楊越間多作書摸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也其甚者有至於盜

竊各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柰何予嘗於平水市中

傍草市各見村校諸童競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

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

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

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

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觀其文手自排綴成五十卷凡千

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各予以為國家政元長慶

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

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

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

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效奏表狀長於直書檄

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

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

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

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
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
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訕也而士君子
取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
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邈矣論及後世力足者
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滯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
其與於古歟帝唐支行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
諱沔字若冲安平公禮之字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
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從乎文資孝可以股肱
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
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
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支端武淑迁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
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
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者作郎道冠儒
林遷秘書少監勤為人範除左庶子官均大政拜中書侍郎監書

地逼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西左散騎常侍武東宮太子
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堯工
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
內冠帶弟哀宗師公為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為給事中拒貴倖
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大倉減上林禽鳥給賑報食陝東之
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貴與時得陸尚書景融
來揚州稟宋上黨遣宋兵部鼎等僉為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
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
禁便分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為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
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
名弱冠游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三公既而御
史君天歿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為人慟悲哉公一侍疾也孝
達于坤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輿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貸姦
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傳於
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為上弟

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莫有公而後具故祿廩雖厚家未嘗足開示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飲食卑宮室濯水澣冠屣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公操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惟化物贊善為事而已乎奉勅修道德經疏藏于玄三閣行乎天下及魏晉之浮誕合異於世教其於世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多事備和著公前首謂存焉明發不寐以遺之以華新鄰壤婚姻之舊思其趨向備家編初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日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中書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象春秋言事詩詠歌書禮別其為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然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素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憾汗瀾卓踔大淵深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推管仲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賞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守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九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繩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

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少敏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采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繁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遠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未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觀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實於過正推其中論亦傷於厚誣何則雅與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有都相宣稱期運以挺生龜靈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秋河南華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

徙焉父嘉之以尚學登科官至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禁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一統三才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公爐賦公雅思道麗授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大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拊接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采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賈以誚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

咸者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折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闕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况孟軻脩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押闔之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風烈然則子之

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濯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古之駟馭吉甫之清風白管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一塵書豈重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尉縣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素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以而為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礪二漢不為物遷不為波流初間關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泊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書連辟沂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

罷爲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二千篇
閔茂博厚菁華纈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更而述政事則
房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
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
誌碣二銘據志氣以申感旣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
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
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
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它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皆
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章者雖
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爲夸大無譎笑柔色以資孟
晉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
命之所賦也德興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
之陛常所論著備深簡編君之孤其旣除喪泣捧遺文見於序引
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
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
則有朱紘踈越大蓋美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貞外始財
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論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
是乃備雖去雅寤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
生於鳥跡也沈宋旣歿而崔司勳顯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
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
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顓之子十歲能
屬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尤
器之自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
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爲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
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虛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
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
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
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

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
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將大母舞雲詠歸
或金谷文會曲水脩禋空南浦愴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
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
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
除喪懼遺製之隊幸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
以論譏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千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
之義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
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
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
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
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
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

章三振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
清風激濁天寶貞少還則李貞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
並其道益穢若乃其氣真辭辯博馳騁焉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
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
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行餘條暢端如貫
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清冰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
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兀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
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
出雲神禹道守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
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
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宣詩累遷大理司直天
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出用捨關乎才進
退盛平時始若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君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瑄
少師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而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
故委於外藩及夫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

罷免嗜黃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子學子輒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曰爲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道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爲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劇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摠衣捧席與公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制表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林之網紀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非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橋碑繫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其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大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

君集序摠名實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部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忠祖德作述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矣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摠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書贊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口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溥俗而同出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默嚮歟不者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歎香冥之恨爾後之識達存夷音通響象知我之言之不作耳若以敘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以此道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

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自責
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
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
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其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
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書錄故以公為史館脩撰發誥令
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為不達
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其碌碌者
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天壽之歎而病於
促數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知臧孫之後存於
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
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
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則
工其實俞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

楷摹守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
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翫之於陸
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又于下
民被王風俗稍不變至天后特陳子昂以雅易鄭李者歸而嚮方
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勁焉復起用二代文章律
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
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然
後有論議至若記叙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
非夫子之亡且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
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騫騁扇波禾文二十年
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
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
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
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
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

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
述作則華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
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
當斯時唐興百二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
於使八無已譽公才與時年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
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
司之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
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
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陟誅兇渠完封疆之策聞大
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
詣行在所公曰柰方寸何間行問安否然後尋軍安輿而逃謀未果
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教養公自傷悼以
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謀
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
痾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間省躬遺名誓曰自

絕無何詔復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尋言連徵公知已下
傾首延佇至上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墮節辱志者可以
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
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
襄圃贍衣服雅好脩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
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脩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
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
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間自志學
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
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游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
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巨詩并楊騎曹集序王
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
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
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贊祭文凡一百四十
四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主

文而諫諫則言殿臺言元殿賦敦禮教則良節婦賦靈武三孀讚與外孫
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榻房太尉德銘崔實安侯盧德
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美人頌一生一死之間抒其交情
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
卿大夫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則別相里浩范
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
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
覲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
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其
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
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
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
冠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虐而土裂三光五岳之真

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
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為之
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乃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激灑於頰開其聲發而為文
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百髮以視羽獸有
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冉光慶霄在上萬物五
色天下人文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坵然煌煌
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
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
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鏗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
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
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
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
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

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別字化光祖
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
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相年益壯志益大遂撥
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既敷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
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
年間詆訶角逐屢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
色舞于眉端以爲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
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
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
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
生能明王道似荀卿學所先後視二書斷自入文化成論至諸葛
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
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鸚鵡亦要甲於
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
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想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